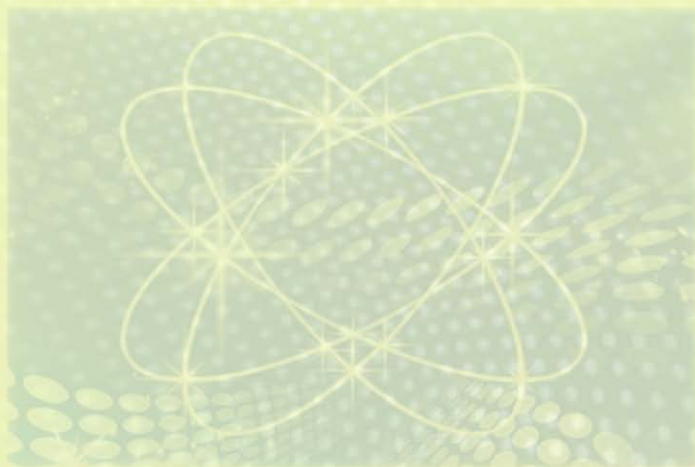


草根总统杜鲁门



前言

1948 年，我在美国密苏里大学读书，并住宿在老教授杰西·伦契（Jesse Wrench）家中，同时又选了他的一门课——“中东史”。有一天，教授在课堂上讲到杜鲁门投原子弹，他认为这没有必要。不料有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说：“我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如果没有杜鲁门总统的原子弹，今天我就不可能活着在这儿上课。”说毕，就背起书包走出教室，并“嘭”的一声把门关上。但老教授却不动声色，反而充满抱歉的心情，向同学们道歉说：“对不起，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

我当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完全被这一幕演出震动得目瞪口呆了。

半个世纪以后，我开始研究杜鲁门总统，我突然发现，杜鲁门总统也就是杰西·伦契，不过他是另一方的杰西·伦契。他投了原子弹，遭到了许许多多人的恶骂。但杜鲁门绝对没有生气，他同样怀着抱歉心情，对大家说，我是总统，我必须作出决定这样做（The buck stops here）。

教授和总统虽然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却有着同一的精神，那就是容忍的精神。于是，我开始懂得，什么叫自由的精神（陈寅恪先生教导我们，人要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这就是自由的精神，也就美国精神，也可以叫作美国生活方式。

从这一点出发，我又进一步追索杜鲁门。我发现杜鲁门是 20 世纪的美国总统中唯一没有学位的总统，他是 20 世纪的草根总统。

罗斯福总统当然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但他一生免不了散发着贵族气息。克林顿总统当然是草根出生，但他却带有上海洋场滑头少爷的习气。而杜鲁门却是一名比柳下惠还柳下惠的真男子。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人骂美国总统的，因为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然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鲁门总统。因为他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总统。那时，我是外交部美国科的一名小科员，杜鲁门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头，所以，骂杜鲁门的文章我没有比别人少写过，打倒美帝野心狼的口号我没有比别人少喊过。但今天在即将跨进米寿之际，我回头一看，突然觉得作为一名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竟罔顾“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更违反老师们“报导客观”的原则，写出这样没有普通常识的烂文章，实在是太对不起我的老师们了。因此，决心写这样一本《草根总统杜鲁门》，还杜鲁门的真面目。

也因此，我要从朝鲜战争切入。

我们必须追究谁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

1958年平壤外国文出版社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还是这样说：1950年6月25日，李承晚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全面武装侵犯。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这种说法，至今没有改口，最多允许私下可以议论而已。

我们并不反对“抗美援朝”，因为这是出于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并不是一定等于正义。我们还承认“抗美援朝”是一场勇敢的战争，但勇敢并不一定等于正义。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勇敢和漂亮的战争，但并不一定是正义的战争。比如说：陆逊的彝陵之战，歼灭刘备的五十万大军，漂亮极了，但它未必正义，当然也说不上非正义。它只代表了吴国的国家利益。吴国国民当然应当拍手称快。

我们是中国国民，当然要对“抗美援朝”拍手称快。这是典型的爱国精神。但我们不要妄自以为这就是正义，不，这未必是正义，它只是爱国而已。

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手并不单是美国，至少在名义上并不是美国，因为出兵朝鲜者是联合国军队，麦克阿瑟将军是联合国的联军总司令。而联合国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合法国际组织，也是当今人类视为保障和平的最可靠机构。因此，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敢与联合国作战的国家，这的确表现了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但我在上面已经指出，勇敢并不一定等于正义。

中国为了国家利益，“抗美援朝”，美国当然也可以为了国家利益“抗华援韩”。难道援朝是正义，援韩就是非正义吗？这从哪里说起？

所以，中国没有错，美国也没有错。错在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必须把他揪出来示众。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朝鲜战争	1
第二章 早年生活	10
第三章 从从军到从政	17
第四章 杜鲁门参议员	29
第五章 不想当副总统的故事	36
第六章 杜鲁门与原子弹	42
第七章 杜鲁门与联合国	55
第八章 杜鲁门主义	62
第九章 马歇尔计划	72
第十章 柏林空运	85
第十一章 女儿谈 1948	93
第十二章 第四点计划	104
第十三章 杜鲁门与人权	115
第十四章 杜鲁门与以色列	120
第十五章 对华关系白皮书	128
第十六章 罕见的孝子	133
第十七章 爱妻的模范	144
第十八章 与亨利·华莱士的故事	147
第十九章 麦克阿瑟风波	157

第二十章 未邮信件	167
第二十一章 秘密的书稿	181
第二十二章 批艾森豪威尔	188
第二十三章 趣闻与丑闻	194
第二十四章 对杜鲁门的评价	201
第二十五章 米勒采访录之一	213
第二十六章 米勒采访录之二	220
第二十七章 米勒采访录之三	227
第二十八章 米勒采访录之四	235
第二十九章 晚年生活	237
结束语	240
杜鲁门年谱	247

第一章 朝鲜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三国首先在开罗会议提出朝鲜独立的主张，后来美国和苏联又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美国与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建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8月24日，苏联占领北部后在三八线停止了进军，9月8日，美军占领了南部。三八线以北面积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7%，人口占总人口的40%，南部面积占总面积的43%，人口占总人口的60%。朝鲜半岛北部为工业区，南部则是主要的粮食产区。美国一开始在南部地区任用日本殖民时期的先进行政人员，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之后美国驻军开始使用不了解当地情况的美国人替代日本人，又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北部地区则以金日成为首成立了朝鲜劳动党，并在1946年2月8日成立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管理朝鲜北部事务。

1947年11月14日，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通过大会决议，决定由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后改称联合国韩国问题委员会）监督，在美苏区同时举行选举，然后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由当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此后苏拒不承认这一决议，并拒绝委员会进入其管辖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1948年5月，美军以联合国名义坐镇朝鲜半岛南部，开始进行选举。8月15日，亲西方的李承晚当选总统，接替了自1945年以来在朝鲜半岛南部执政的左派政府。1948年8月，大韩民国宣布建国。联合国随即接纳它

为联合国成员国。9月9日，北方选举了金日成成为国家主席，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通电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立即予以承认。由此，朝鲜半岛上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政权。

当时的韩国军队武器匮乏，没有重炮、坦克以及空军。军官多为二战时日本或满洲国军事学校出身，如后来任总统的朴正熙等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所发表的谈话中，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美国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访问时，也将朝鲜半岛和台湾划在美国在东亚的防御范围之外。

北朝鲜则于1948年2月精心准备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朝鲜人民军。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很快建立起了有效的步兵、摩托化旅和边防警察。而苏联还向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从1946年起苏联就培训了几千名朝鲜军官，每个师还配以约十五名苏军顾问，再加上大批曾在中国东北与中国关内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朝鲜族官兵，朝鲜人民军的实力确实是韩国所无法匹敌的。在战争爆发前，朝鲜与韩国方面的军事力量对比为：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朝鲜人民军占绝对优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方面称，李承晚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武装侵犯。

其实，朝鲜战争的发源完全是一场金日成所发动的突然偷袭。杜鲁门在《回忆录》中作了详细描述。他说：

1950年6月24日，星期六，我同我的一家人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度周末，并打算料理一些家务。

晚上十点多钟，当我们围坐在北德拉华街我们家图书室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是国务卿艾奇逊从马里兰州他家里来的电话。

迪安·艾奇逊说：“总统先生，我刚得到极重要的消息，北朝鲜人已经进攻南朝鲜了。”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必须赶回国去，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艾

奇逊。但是他解释说，详细情况暂时还不清楚，他认为我用不着赶回去，等他再打电话来提供更多的情报以后再说。同时，他向我建议，我们应当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召开会议，宣布大韩民国受到了侵略。我对他说我同意这个意见，并要他立即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他说他将在第二天上午再和我通话报告情况，如果获得更多的有关朝鲜事件的情报，也可能提前来电话。

艾奇逊的第二次电话是星期天上午11点半左右打来的。那时我们正好坐下来准备早一点用午餐，通常我们星期天是正午用午餐的。他报告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召开紧急会议。

从朝鲜收到了更多的情报，说明该地区已经发生了全面的进攻。艾奇逊说，安全理事会可能会发出停火的命令，但是鉴于北朝鲜和他的大盟友过去完全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设想联合国的命令会遭到忽视。因此必须作出其他的决定，如我国政府愿意对大韩民国给予多大的援助或鼓励。

我要艾奇逊会同陆海空三军部长和参谋长立即开始进行研究，以便我回来以后提出建议。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视察远东之后，正在回国途中。我通知国务卿说，我将马上回华盛顿。

飞机在下午2点从堪萨斯飞机场起飞，经过三个小时多一点到达华盛顿。和利用飞机上的时间进行思索。在我们这个年代，强者向弱者进攻，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起了早些时候的事：满州事件、埃塞俄比亚事件和奥地利事件。我记得每当政治没有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怎样助长侵略者的气焰。北朝鲜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25年和20年前的所作所为一样。我深切地感到，如果让南朝鲜沦丧，那么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向更接近我们国家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弱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有勇气来抵抗来自较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这种侵略行动不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与类似的事

件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我还清楚地看到，除非这次对大韩民国的无理偷袭得到制止，联合国的原则将受到威胁。

我吩咐飞机上的无线电务员发给迪安·艾奇逊一封电报，叫他和他的亲信顾问们以及国防部的高级长官到布莱尔大厦来参加晚餐会。

当“独立号”飞机着陆的时候，在机场迎候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和刚刚回国的国防部长约翰逊。我们匆匆地赶到布莱尔大厦，会见了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员，他们是：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奥马尔·布莱德雷和海军作战部长福莱斯特·薛尔曼上将。

时间已经不早，我们立即入席就餐。我请大家在晚餐准备好和布莱尔大厦的服务人员退出以前，不要进行讨论。我首先请迪安·艾奇逊详细地报告了当时的情况。他宣读了国务院在昨天晚上9点26分收到的我们驻汉城（首尔）的大使穆乔发来的第一个报告。

“根据朝鲜军队的报告（此报告已部分为朝鲜军事顾问的战地顾问的报告所证实），北朝鲜的部队今天清晨已向大韩民国领域的好几个据点进犯。开始行动的时刻大约在上午4点。瓮津遭受北朝鲜炮火的轰击。6点左右，北朝鲜的步兵开始在瓮津、开城和春川等地区越过三八线；据称水陆两栖部队已在东海岸江陵的南部登陆。开城据说已在上午9点陷落。北朝鲜大约有十辆坦克参加这次战斗。北朝鲜部队以坦克为前锋，据称已向春川逼近。江陵地区的战斗详情不明，但似乎北朝鲜部队已将公路切断。我今天上午正在同韩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和韩国的官员们进行会商，研究当前的局势。

除此之外，穆乔大使还拍来了一些电报，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但无一不证实一次倾其全力的进攻已经开始，而北朝鲜人还在广播中发表了一个文告，这个文告实际上是一份宣战书。

先是艾奇逊在星期天晚间报告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九票对

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北朝鲜的行动破坏了和平，并命令北朝鲜人停止行动，撤退他们的部队。

于是我要求艾奇逊提出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准备好的建议。他提出了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的下列各项建议：

1. 麦克阿瑟应将美国人——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团人员的眷属——撤离韩国。为此，应当守住金浦和其他航空港，击退对这些地方的一切进攻。在履行任务时，麦克阿瑟的空军部队应当留在三八线以南。

2. 应当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和其他办法把军火和给养供给韩国军队。

3. 应当命令第七舰队进入福摩萨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我们应当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而福摩萨也不得进攻大陆。

这个报告作完以后，我便依次向每个人征求意见，是否同意，是否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在这次讨论中，有两点是搞清楚了的。一是到会的人几乎一致默认，凡是为了应付这次侵略行动所必须做的，就必须做。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说是联合国或美国可以置之不理。这是五年来关于集体安全的一切谈判的一次考验。其次在怎样进行援助方面存在着分歧意见。范登堡和薛尔曼认为只要给予空军和海军方面的援助就够了。柯林斯则说，如果韩国的军队当真被击溃，那就必须使用地面部队。于是，我指示有关部门发出命令，立即执行那三项建议。

星期一，韩国大使带来了一封李承晚总统的求助信，他非常沮丧，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竭力地鼓励他说，战斗才进行48小时，历史上有很多国家曾在比这更艰难更绝望的条件下为保卫自由而战，并终于获得胜利。我要他坚定信心，我们马上会帮助他们。

到此为止，人们可以看出，韩国是一个遭到突然袭击的国家，美国在事先对此是毫无准备的。

从现在已经公开的资料来看，朝鲜战争的发动者是北朝鲜一

方，这已经不用再讨论了。

1950年6月19日，进攻南朝鲜的作战计划下达到北朝鲜人民解放军部署在三八线沿线的各个部队。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北朝鲜人民军600余门火炮和1000余门迫击炮开始对南朝鲜军队的阵地进行炮火准备。

4时30分，受命参加进攻的北朝鲜人民军七个师团越过了三八线，向当面的南朝鲜军队大举进攻。三天后就占领韩国首都汉城，即首尔。

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开的大量资料，可以看出朝鲜战争的策划过程是这样的：

1949年9月，金日成向斯大林正式提出以武力进攻南朝鲜的设想。

1950年1月8日，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访苏讨论解决南朝鲜问题。此时正值毛泽东访苏，斯大林没有就这个问题向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透露任何消息，但是告诫金日成，在朝鲜统一问题上，应当听毛泽东的意见。

1950年3月30日到4月25日，金日成等人秘密对苏联进行了为时将近一个月的访问，会商以武力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现在是统一朝鲜的最好时机，但再次强调在作出决定前要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华，向中国通报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事出突然，毛泽东中断会谈，紧急约见苏联大使求证。第二天晚上，斯大林回电说：“毛泽东同志，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如下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问题的解决就应延迟，直到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中的细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转述。”在收到电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接受既成事实。

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对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方案表示同意。毛泽东提醒金日成注意美国可能的干涉，金日成回答，“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最后裁决：

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首脑金日成，这一点必须明确。这才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能隐瞒或歪曲的。

杜鲁门为了救援盟友韩国的覆灭，出手相助，完全是“春秋义战”；毛泽东为了救援盟友北朝鲜的覆灭，出手相助，也完全是“春秋义战”。总之，毛泽东和杜鲁门都做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双方都没有错。

在总结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是这样说的：

关于对朝政策，其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可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必须做什么。

对于在朝鲜战场上的各项行动，我都是殚精竭虑地仔细考虑过的，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将对未来的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总统，这是我不得不作的最棘手的决定。我们在朝鲜所面临的攻击是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祥威胁。

我巴不得能有除了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以外的什么其他办法，来对付这种共产主义侵略，因为我深知，要这样做会带来多么大的生命死亡和苦难。但我们以及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却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不是抵抗就是向共产党的军事侵略投降。我深信，如果我们不抵抗这次对朝鲜的侵略，那么，将像不抵抗1931年日本对满洲里的侵略或者1934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一样，世界就会

跌进另一次世界大战。

这也就是希特勒当年所做的事。他在全世界面前提出挑战，越过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当时自由世界没有能够抵住这种挑战，从而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现在我们自由世界，也就是联合国，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种对世界和平的新威胁。联合国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诞生的，它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侵略或在侵略已经发生之后加以处置。

因此，联合国能对侵略作出如此自然和迅速的反应。由国际机构来对使用战争手段把自己的意志或制度强加于人的国家作出处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从一开始起，我们就知道，此事的主要负担将加在美国的身上。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由于我们的实力，我们是无法逃避这项责任的。因为我们的盟国尚处于恢复战后重建和逐步治疗民间创伤的阶段。它们中大多也处于可能受共产党威胁入侵的境地。

共党侵略者过去曾多次想试探，如果他们进行征服或扩张，我们将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已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及柏林得到教训，知道我们不会被吓倒或退缩。但在朝鲜战争以前，他们仅限于采取颠覆活动、间接性侵略、口头威胁和煽动革命。

但在朝鲜，自由世界面临的却是一次进一步的大胆妄为的共产党挑战。这是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毫无顾忌地采用了武力和进行了侵略。

共产党既没有发警告，也没有提供借口，就直截了当地进行侵略。他们毫无忌讳地用坦克和飞机以战争方式越过三八线。

我们不能置之不顾，听任共产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侵入韩国或其他地区。必须制止这种挑战，我们是把它制止了。必须将其遏制以避免引发一场大战。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已受尽苦难地和可悲地从两次灾难重重的世界大战中汲取了教训，我们懂得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它就会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

还有一点也必须说明。大陆中国的宣传一直在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也是一种虚伪的不合事实的宣传。揭穿这种假宣传的不是别人，恰巧是中国的外交家大明星乔冠华。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说 “我们只能在人民日报上宣传说我们打了胜仗，在内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朝鲜战争中只是与美国人打了一个平手。所以结果只在原来的三八线上停了下来。说中国打了胜仗是不合事实的。若中国真的打了胜仗，那末我们这批外交人员都成了饭桶了，成了废物了。我们怎可以打了胜仗仍停留在三八线呢？这不是白打了胜仗吗？”

第二章 早年生活

哈里·杜鲁门 1884 年出生于密苏里州拉马尔，是约翰·安德鲁·杜鲁门和玛莎·艾伦·杜鲁门的长子。哈里·杜鲁门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别叫约翰·维维安·杜鲁门和玛丽·简·杜鲁门。哈里的父亲是一名农夫和家畜商贩，在哈里 11 个月大的时候，便举家迁往密苏里兰德维尤的一个农场。那个农场为哈里的祖父母所有，占地 600 英亩。为了方便上学，哈里一家在他 6 岁时又迁到密苏里的独立城。

哈里在幼年时曾有一段打工经历，他每天清早就到一家药店 (drug store)，其实应该叫杂货铺，为杂货铺清理瓶瓶罐罐。由于该店还出售酒类，他看到一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一清早就来店里买酒喝，酒是一毛钱一瓶，他们把一毛钱硬币放在柜台上，小哈里就递给他们一瓶酒，双方从不交换一句话。因为那时候行禁酒，绅士们不好意思公然喝酒。而小哈里也从不自己收钱，他让酒钱就留在柜台上，等老板自己来收，所以他从小就以诚实著称。但小哈里也得出一个印象：绅士们为了表示守法，在清早来喝酒，杜鲁门认为与其与伪善的绅士交朋友，不如同诚实的流氓交朋友，因为流氓敢作敢当，很少偷偷摸摸的。哈里打工的时间并没持续多久，只有三四个月。

接着是上学，在这里，小哈里又碰到一个难题，他的视力非常差，必须借助眼镜，而眼镜的价格往往很昂贵，所以哈里的母亲禁止他参加任何剧烈的体育运动，以防止损坏眼镜。这样小哈里就在

同学中总是显得特立孤行，安静得像个女生，他自己也曾说，觉得自己很女气（ssisy），当然，这也反过来帮助他，使他养成了一心只顾读书的习惯。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奶奶玛莎·杨·杜鲁门是对哈里早年生活影响最大的人，她的名字中的“杨”是代表她娘家的姓。杨家的农场在格兰德维，她们家虽算不上贵族之家，但不失为中上之家。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尚拥有 600 英亩土地，年收入有 15000 美元，合当今的 50000 美元。奶奶本人曾受良好的教育，她是密苏里列星敦浸礼会女校的毕业生，主修的是音乐和艺术。父亲四五岁时，奶奶就教他识字读书了，而且不久又教他学钢琴。

在 19 世纪末，在东部人士眼中，农村乃知识贫乏和生活贫苦的同义词。这是人们从《烟草路》和《愤怒之花》等小说中得来的印象。但由于奶奶的存在，杜鲁门一家得以免于无知和贫困。

奶奶决定要把家搬出农场，去独立城居住，因为当地没有好学校，她认为必须让孩子上好学校。而当时的独立城算是一个交通要点，离堪萨斯只有几英里，堪萨斯当时人口已经有 55000。不过，独立城当时还被认为是一个南方城，而堪萨斯则被认为是一个“洋基城”。

我认为父亲之所以对历史有浓厚兴趣也要溯源于奶奶，因为她常常对孩子们讲洋基的故事。

我相信，是奶奶不顾周围人士的叽喳而支持父亲学钢琴的。当然，父亲本身也是有某种钢琴天才的。他最初是向邻居怀特夫人学的，而她本人则受教于钢琴大师西奥多·李斯契蒂斯基。父亲每周两次去怀特夫人家学习。怀特夫人认为父亲应把钢琴作为他一生的事业，但父亲因种种原因而终于放弃了。

父亲虽然学习勤奋，但不是班上最拔尖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是查利·罗斯。高中的教师蒂丽·布朗最欣赏罗斯。在毕业典礼收，布朗小姐给罗斯一个亲吻。父亲等几位抱怨为什么不给他们一